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四

巷內看惡鬼善神

井中譚前因後果

要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經云

要知來世因

今生作者是

話說南京新橋有一人姓丘，字伯臯，平生忠厚志誠，奉佛甚謹，性喜施捨，不肯妄取人一毫一釐，最是个公直有名的大，一日獨坐在家內屋簷之下，朗聲誦經，忽然一個人背了包裹，走到面前來，放下包裹，在地向伯臯作一个揖道：「借問老丈一聲，伯臯慌忙還禮道：「有甚話？」那人道：「小子是个浙江人，在湖廣做買

賣來到此地要尋這里一个丘伯臯不知住在何處。伯臯道：足下問彼住處，敢是與他舊相識麼？那人道：一向不曾相識，只是江湖上聞得這人是个長者，忠信可托。今小子在途路間有些事體，要干累他，故此動問。伯臯道：在下便是。丘伯臯定下，既是遠來相尋，請到裡面來細講。立起身來，拱進堂內坐定，問道：足下高姓？那人道：小子姓南，賤號少營。伯臯道：有何見托？少營道：小子有些事體，要到非京會一个人，兩月後可回了，手拊着包裹道：這裡頭頗有些東西，今單身遠走路上干係，欲要寄頓停當，方可起程。世上的

人便是親眷朋友最相好的，撞着財物交關，就未必保得心腸不變。一路聞得吾丈大名，是分毫不苟的人，所以要將來寄放在此，安心非去，回來叩領，即此便是千累老丈之處，別無他事。伯臯道：「這個當得，但請足下封記停當，安放舍下，只管放心自去，萬無一失。」少營道：「如此多謝。」當下依言把包裹封記好了，交與伯臯拿了進去。伯臯見他是遠來的人，整治酒飯待他。他又要置辦上京去的幾件物事，未得動身。伯臯就留他家裡住宿兩晚，方纔別去。過了兩個多月，不見他來，看看等至一年有餘，杳無音耗。伯臯悶着

非來的浙江人，沒有一個曉得他的，要差人到浙江問他家里，又不曉得他地頭住處，相遇着浙人，便問南少營，全然無人認得。伯臯道：「這樁未完事，如何是了？沒計奈何。」巷口有一卜卦甚靈，特去問卜一卦。那占卦的道士，卦上已絕生氣，行人必應沉沒在外，不得回來。伯臯心下委決不問，歸來與妻子商量道：「前日這人與我素不相識，忽然來寄此包裹，今一去不來，不知包內是甚麼東西，意欲開來看一看。」這人道：「我忠厚可托，故一面不相識，肯寄我處，如何等不得他來，欲待不看，心下疑惑不過。我想只不要動他原物，

若真介乎  
着弄此看  
亦矣

便看一看想也無害。妻子道：自家沒有欺心，便是看。看何妨？取將出來，覺得沉重，打開看時，多是黃金白銀，約有千兩之數。伯臯道：原來有這些東西在這裡，爲何却不來了？啟卦的說卦上已絕生氣，莫不這人死了，所以不來。我而今有个主意，在他包裡取出五十金來，替他廣請高僧，做一壇佛事，祈求佛力保佑。他早早回來，倘若真个死了，求他得免罪苦，早早受生，也是我和他相與一番受寄多時，盡了一片心，不便是這樣埋沒了他的。妻子道：若這人不死，來時節勤了他五十兩，怎麼回他？伯臯道：我只把這實話對

他講說是保佑他回來的，難道怪我不成，十分不認帳，我填還他也罷了，佛天面上那裡是使了屈錢處，算計已定，果然請了幾眾僧人做了七七晝夜功果，伯臯是致函人，佛前至心祈禱，願他生得早歸，疾得早脫，功果已罷，又是幾時不見音信，眼見得南少營不來了，伯臯雖無貪他東西念頭，却沒个還處，自佛事五十兩之外，已此是入己的財物，伯臯心裡常懷着不安，日遠一日，也不以為意了，伯臯一向無子，這齋佛事之後，其妾即有姙孕，明年生下一男，眉目疎秀，甚覺可喜，伯臯夫妻十分愛惜，養到五六歲，送他上

學取名丘俊，豈知小聰明甚有，見了書就不肯讀，只是賴學，到得長大來，一發不肯學好，專一結識了一班無賴子弟，闖賭行中，一溜撒漫使錢，戒訓不下鄉里人，見他如此作爲，盡皆嘆息道：「丘伯臯做了一世好人，生下後代，乃是敗子，天沒眼睛，好善無報如此。」過了幾時，伯臯與他娶了妻，生有一子，指望他漸漸老成，自然收心，不匡丘俊有了妻兒，越加狂肆，連妻兒不放在心上，弄着不管，終日只是三街兩市和着酒肉朋友串哄，非賭即闖，整個月不回家來，便是到家，無非是取錢鈔要當頭，伯臯氣忿不過，一日伯臯



出外去，思量他在家非爲哄他回來，鎖在一間空室裡，頭圍多是牆壁，只留着一個圓洞，放進飲食，就是生了雙翅，也沒處飛將出來。伯泉去了多時，丘俊坐在房裡，真如圍圈一般，其大娘甚是憐他，恐怕他愁苦壞了，一日早起，走到房前，在壁縫中張他一張，看他在裡面怎生光景，不看萬事全休，只這一看，那一驚，非小可，正是

冷團八片頂陽骨，傾下一桶雪水來。

丘俊的大娘，看見房裡坐的，不是丘俊的模樣，喫了一驚，仔細看時，儼然是向年寄包裹的客人，南火營

大娘認得明白，不敢則聲，嘿嘿歸房，恰好丘伯臯也  
回來，妻子說着怪異的事，伯臯猛然大悟，道是了是  
了，不必說了，原是他的東西，我怎管得他浪費，枉做  
冤家，登時開了門，放了丘俊出來，聽他仍舊外邊浮  
浪快活，不多幾時，酒色淘空的身子，一口氣不接，無  
病而歿，伯臯算算所費，恰正是千金的光景，明曉得  
是因果，不十分放在心上，只收拾孫子過日，望他長成  
罷了，後邊人議論，丘俊是南少營的後身，來取這些  
寄下東西的不必說了，只因丘伯臯是個善人，故來  
與他家生下一孫，衍着後代，天道也不爲差，但只是

如此忠厚長者，明受人寄頓，又不曾貪謀了他的，還要填還本人，還得盡了本休，何況實負欠了人，強要人的，打點受用，天豈容得你過，所以冤債相償因果的事，說他一年也說不了，小子而今說一個沒天理的，與看官們聽一聽。

錢財本有定數，

莫要欺心胡做，

試看古往今來，

只是一本帳簿。

却說元朝至正年間，山東有一人，姓元，名自實，田庄爲生，家道豐厚，性賢愚鈍，不通文墨，却也忠厚認真。文墨一句說話，兩個半句的人，同里有个姓繆的千戶與

多知結是  
官的受

他從幼往來相好，一日繆千戶選授得福建地方官職，收拾赴任，缺少路費，要在自實處借銀三百兩，自實慨然應允，繆千戶寫了文券送過去，自實道：「通家至愛，要文券做甚麼？」他日還不還在你心裡，你去做官的人，料不賴了我的。此時自實恃家私有餘，把這幾兩銀子也不放在心上，竟自不收文券，如數交與他去。繆千戶自去上任了，真是事有不測。至正末年，間山東大亂，盜賊四起，自實之家被羣盜劫掠一空，所剩者田地屋宇，兵戈擾攘中，又變不出銀子來，戀着住下，又恐性命難保，要尋个好去處避兵，其時福

建被陳友定所據，七郡地方獨安然無事。自實與妻  
子商量道：「如今滿眼兵戈，只有福建平靜，況繆君在  
彼爲官，可以投托。但道途阻塞，人口牽連，行動不得，  
莫若尋個海船搭了他，尋天出海口，直趨福州，一路  
海洋，可以徑達，便可挈家而去了。」繆量已定，收拾了  
些零剩東西，載了一家上了海船，看了風訊開去，不  
則幾時，到了福州地面。自實上岸，先打聽繆千戶消  
息，見說繆千戶正在陳友定幕下當道用事，威權隆  
重，門庭赫奕，自實喜之不勝，道是來得着了，匆忙之  
中，未敢就去見他，且回到船裡，對妻子說道：「問着了。」

繆家他正在這裡興頭，但是我們的造化了，大家歡喜，自實在福州城中賃下了一個住居，接妻子上來，安頓行李停當，思量要見繆千戶，轉一個念頭道：一路受了風波，顏色憔悴，衣裳藍縷，他是興頭的時節，不要討他鄙賤，還宜從容爲是，住了多日，把冠服多整飾齊楚，面龐也養得黑色退了，然後到門求見，門上人見是外鄉人，不肯接帖，問其來繇，說是山東門上人道：我們本官最怕鄉里來纏，門上不敢稟得，怕惹他惱燥，等他出來，你自走過來覲面見他，須與吾們無干，他只這個時節出來快了，自實依言站着等。

候果然不多一會，繆千戶騎着馬出來拜客，自實走到馬前，躬身打拱，繆千戶把眼看別處，毫釐不像認得的，自實急了，走上前去，說了山東土音，把自己姓名大聲叫喊，繆千戶聽得，只得抖擻住了馬，認一認，假作喫驚道：元來是我鄉親，失瞻失瞻，下馬來作了揖，拉了他，轉到家裡來，叙了賓主，坐定，一杯茶罷，千戶自立起身來道：適間正有小事要出去，不得奉陪，且請仁兄回寓，來日薄具小酌，奉請過來一叙，自實不曾說得甚麼，沒奈何且自別過，等到明日，千戶着個人，拿了一個單帖來請自實，自實對妻子道：今日

請我必有好意。歡天喜地，不等再邀，跟着就走到了衙內。千戶接着，自實只說道：「長久不見，又遠來相投，怎生齊整待他？」誰知千戶意思甚澹，草草酒菓三杯，說些地方上大槩的話，畧畧問問家中兵戈光景，親眷存亡之類，毫釐不問着自實爲何遠來，家業興廢若何，比及自實說着遭劫逃難，苦楚不堪，千戶聽了，也只如常，並無驚駭憐恤之意。至于借銀之事，頭也不提起，謝也不謝一聲。自實幾番要開口，又想道：「剛到此地，初次相招，怎生就說討債之事，萬一冲撞了他，不好意思，只得忍了出門。」到了下處，旅寓荒涼，柴



米窘急，妻子問說，何不與繆家說說前銀，也好討些來救急。自實說，初到不好啟齒，未曾說得的緣故。妻子怨悵道，我們萬里遠來，所幹何事，專爲要投註繆家，今特特請去一番，却只貪着他些微酒食，碍口識羞，不把正經話提起。我們有甚麼別望頭在那里，自實被埋怨得不耐煩，躊躇了一夜，次日早起，就到繆千戶家去求見。千戶見說自實到來，心裡已有幾分不像意了，免不得出來見他，意思甚倦，叙得三言兩語，做出許多勉強支吾的光景出來。自實只得自家開口道，在下家鄉遭變，拚了性命，挈家海上遠來，所

伏惟有見長，今日有句話不揣來告，千戶不等他說完，便接口道：不必見說，小弟已知。向者承借路費，于心不忘，雖是一官蕭條，俸入微薄，恰是故人遠至，豈敢辜恩。兄長一面將文券簡出來，小弟好照依數目打點陸續奉還。看官，你道此時繆千戶肚裏，豈是忘記了當初借銀之時，並不曾有文券的，只是不好當面賴得，且把這話做出推頭，等他拿不出文券來，便不好認真催逼。此乃負心人起賴端的圈套處。自實是個老實人，見他說得蹊蹺了，喫驚道：君言差矣。當初鄉里契厚，開口就相借，從不曾有甚麼文契。今日

新法  
令人  
不得

二、  
怎麼說出此話來、千戶故意捋出正經面孔來、道、豈有是理、債負往來、全憑文券、怎麼說個沒有、或者兵火之後、君家自失去了、容或有之、然既與兄舊交、而今文券有無、也不必論、自然處來還兄、只是小弟也在不足之鄉、一時性急、不得從容些箇、勉強措辦、纔妙、自實聽得如此說了、一時也難相逼、只得唯唯而出一路想他說話古怪、明是欺心光景、却是既到此地、不得不把他來作傍、他適纔也還有從容處、還的話、不是絕無生意的、還須忍耐幾日、再去求他、只是我當初要好的、不是而今權在他人之手、就這般煩

難了，臨來與妻子說知，大家嘆息了一回，商量還只是求他爲是，只得挨着面皮，走了幾次，常只是這些說話，推三阻四，一千年也不賴，一萬年也不還，耳朵裡時時好聽，並不見一分遞過手裡來，欲待不走時，又別無生路，自實走得一個不耐煩，正所謂

羝羊觸藩，進退兩難。

自實枉自奔波多次，竟無所得，日挨一日，倏忽半年，看看已近新正，自實客居蕭索，合家嗷嗷，過歲之計，分毫無處，自實沒奈何了，只得到繆家去，見了千戶，一頭哭，一頭拜，將下去道：望兄長救吾性命，則个千

戶用手扶起道，何至于此。自實道：新正在週，妻子飢寒囊乏一錢，瓶無一粒粟，如何過得日子。向者所借銀兩，今不敢求還，任憑尊意，應濟多少。一絲一毫，盡算是尊賜罷了。就是當時無此借貸一項，今日故人之誼也。求憐憫一些，說罷大哭。千戶見哭得慌了也。此二全有些不安，把手指數一數道：還有十日，方是除夜。見長可在家專待，小弟分些祿米，備些柴薪之費，送到貴寓，以爲見長過歲之資，但勿以輕微爲怪。便見相知，自實窮極之際，見說肯送些東西了，心下放掉了。好些道：若得如此，且延淺喘到新年，便是盛德無盡。

就喜、別、歸、別、之、時、十、戶、再、三、叮、囑、道、除、夕、切、勿、他、  
往、只、在、貴、寓、等、着、便、是、自、實、領、諾、歸、到、寓、中、把、千、戶、  
之、言、對、妻、子、說、了、一、家、安、心、到、了、除、日、清、早、就、起、來、  
坐、在、家、裏、等、候、欲、要、出、去、尋、些、過、年、物、事、又、恐、怕、一、  
時、錯、過、心、裏、還、想、等、有、些、錢、鈔、到、手、了、好、去、運、動、呆、  
呆、等、着、心、腸、扒、將、出、來、叫、一、個、小、廝、站、在、巷、口、看、有、  
甚、麼、動、靜、先、來、報、知、去、了、一、會、小、廝、奔、來、道、有、人、挑、  
着、米、來、了、自、實、急、出、門、一、看、果、然、一、個、擔、夫、挑、着、一、  
擔、米、一、個、青、衣、人、前、頭、拿、了、帖、兒、走、來、自、實、認、道、是、  
了、只、見、走、近、門、邊、擔、夫、並、無、歇、肩、之、意、那、個、青、衣、人、

也徑自走過了，自實疑心道：必是不認得吾家，錯走過了。連忙叫道：「在這裡可轉來？」那兩個並不回頭。自實只得趕上前去，問青衣人道：「老哥送禮到那里去的？」青衣人把手中帖與自實看道：「吾家主張員外送米與館賓的，你問他則甚？」自實情知不是，佯佯走了轉來，又坐在家裡一會。小廝又走進來道：「有一个公差打扮的，肩上一馱了一肩錢走來了。」自實到門邊探頭一望道：「這番是了。」只見那公差打扮的，經過門首，脚步不停，更跑得緊了些。自實越加疑心，跑上前問時，公差答道：「縣裡知縣相公送這些錢與他鄉里過。」

節的自實又見不是，心裡道：別人家多紛紛送禮，要見只在今日這一日了。如何我家的偏不見到自實？心裡好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身子好像鐵盤上螞蟻，一霎也站腳不住。看看守到下午，竟不見來，落得探頭探腦，心猿意馬。這一日，一件過年的東西也不買得，到街前再一看，家家戶戶多收拾起買賣，開店的多關了門，只打點過新年了。自實反爲繆家所誤，粒米束薪，家裡無備，妻子只是怨悵啼哭。別人家歡呼暢飲，爆竹連天，自實攢眉皺目，淒涼相對。自實越想越氣，雙腳亂跳，大罵負心的狠賊害人。



到這個所在，一憤之氣，箱中翻出一柄解腕刀來，在磨石上磨得雪亮。對妻子道：「我不殺他，不能雪這口氣。」我揜着這命抵他，好友三推六問，也還遲死幾時。明日絕早清晨，等他一出門來，斷然結果他了。妻子勸他且耐性，自實那里案納得下，揜刀在手，坐到天明。雞鳴鼓絕，逕望繆家門首而去。且說這條巷中間，有一个小巷，乃自實家裏到繆家必遊之路。巷中有一道者，號軒轅翁，年近百歲，是个有道之士。自實平日到繆家時，經過此巷，每走到裡頭歇足，便與巷主軒轅翁叙一會閒話。往來既久，遂成熟識。此日是正

來開了門，將一張桌當門放了，點上兩枝蠟燭，朝天拜了四拜，將一卷經攤在桌上，中間燒起一爐香，對着門坐下，叫聲而誦，誦不上一兩板，看見街上天光熹微中，一個人當前走過，甚是急遽，認得是元自實，因爲怕斷了經頭，繇他自去，不叫住他。這個老人家道：「眼清明，看元自實在前邊一面走，後面却有許多人跟着，仔細一看，那里是人，乃是奇形異狀之鬼，不計其數，跳舞而行，但見

或握刀劍

或執雅鑿

重惡之相  
即自己相  
數變現

披頭露體

勢甚兇惡

軒轅翁住了經不念，口裡叫聲道：怪哉！把性定一回，重把經念起。不多時，見自實復走回來，脚步懶慢。軒轅翁因是起先詫異了，嘿嘿看他自走，不敢叫破。自實走得過，又有百來個人跟着在後，軒轅翁着眼細看此番的人多少，比前差不遠，却是打扮大不相同。盡是金冠玉珮之士，但見

或挈幢蓋

或舉旌幡

和容悅色

意甚安閒

軒轅翁道：這却是甚麼緣故？歲朝清早，所見如此。

必是元生死了、適問乃其陰魂、故到此不進門來、相從的多是神鬼、然惡往善歸、又怎麼解說、心下狐疑未決、一面把經誦完了、急急到自實家中、訪問消耗、進了元家門內、不聽得裡邊動靜、咳嗽一聲、叫道有客相拜、自實在裡頭走將出來、見是个老人家、新年初二相拜、忙請坐下、軒轅翁說了一套隨俗的吉利話、便問自實道、今日絕清早、足下往何處去、去的時節甚是匆匆、回來的時節甚是緩緩、其故何也、願得一聞自實道、在下有一件不平的事、不好告訴、得者丈軒轅翁道、但說何妨、自實把繆千戶當初到任、

他銀兩而今來取，只是推托，希圖混賴。及年晚哄送錢米，竟不見送，以致狼狽過年的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軒轅翁也頓足道：「這等恩將仇報，其實可恨。這人必有天報，足下今日出門，打點與他尋鬧。麼？實道不敢欺老丈。昨晚委實氣了一晚，喫虧不過把刀磨快了，巴到天明，意要往彼門首等他。清早出來，一刀刺殺了，以雪此恨。及至到了門首，再想一想，他固然得罪于我，他尚有老母妻子，平日與他通家往來的，他們須無罪，不爭殺了千戶一人，他家老母妻子就流落他鄉了。思量自家一門流落之苦，如此。」

難堪怎忍叫他家也到這地位，寧可他負了我，我不  
可做那害人的事，所以忍住了這口氣，慢慢走了來，  
心想未定，不曾到老丈處奉拜得，却教老丈先降，得  
罪得罪，軒轅翁道：老漢不是來拜年，其實有椿奇異，  
要到宅上奉訪，今見足下訴說這個緣故，當與足下  
稱賀了。自實道有何可賀？軒轅翁道：足下當有後祿，  
適間之事，神明已知道了。自實道怎見得？軒轅翁道：  
方纔清早，足下去時節，老漢看見許多冤鬼相隨，回  
來時節，多換了福神。老漢因此心下奇異，今見足下  
所言如此，乃知一念之惡，冤鬼便至，一念之善，福神

便臨如影隨形，一毫不爽。暗室之內，造次之間，萬不可萌一毫惡念，造罪損德的。足下善念既發，鬼神必當嘿佑，不必愁恨了。自實道雖承老丈勸慰，只是受了負心之騙，一個新歲錢米俱無，光景難堪。既不殺得他，自家尋個死路罷也。羞對妻子了。軒轅翁道：休說如此短見的話。老漢菴中尚有餘糧，停會當送些過來。權時應用，切勿更起他念。自實道多感多感。軒轅翁作別而去。去不多時，果然一個道者領了軒轅翁之命，送一挑米，一貫錢，到自實家來。自實枯渴之際，只得受了。轉托道者致謝菴主。道者去後，自實展

不能停之  
際自小便  
于時可憐  
可憐安得  
陰中無  
孝乎

轉思至此，爺與我何非相識，尚承其好意如此，討耐  
纏千戶，負欠了我的，反一毛不拔，本爲他遠來相投，  
今失了望，後邊日子如何過得，我要這性命也沒幹，  
況且此恨難消，據軒轅翁所言，神鬼如此之近，我陽  
世不忍殺他，何不尋个自盡，到陰間告理他去，必有  
伸訴之處，遂不與妻子說破，竟到三神山下一个八  
角井邊，歎了一口氣，仰天喊道：皇天有眼，我元自實  
被人賴了本錢，却教我死于非命，可憐可憐，說罷，撲  
通的跳了下去，自實只道是水滄將來，立刻可疾，誰  
知道井中可煞作怪，自實腳踏實地，點水也無，伸手



一摸兩邊俱是石壁削成，中間有一條狹路，只好容身。自實將手托着兩壁，黑暗中只管向前，依路走去，走勾有數百步遠，忽見有一線亮光透入，急急望亮處走去，須臾壁盡路窮，乃是一個石洞小口，出得口時，豁然天日明朗，別是一個世界。又走了幾十步，見一所大宮殿，外邊門上牌額四個大金字，乃是三山福地。自實瞻仰了一會，方敢舉步而入，但見古殿煙消，長廊書韻徘徊，四顧闕無人蹤，鐘磬一聲恍來雲外，自是洞天福地，宜有神僊在此藏絕，非俗境塵凡，不帶風緣，那得到。

自實立了一晌，不見一個人面，肚裏飢又飢，渴又渴，腿脚又酸，走不動了，見面前一個石壇，且是潔淨，自實軟倒來，只得眠在石壇傍邊，歇息一回，忽然裡邊走出一個人來，乃是道士打扮，走到自實跟前，笑問自實道：「翰林已知客邊滋味了麼？」自實喫一驚，道：「客邊滋味，受得勾苦楚了，如何呼我做翰林，豈不大差？」道士道：「你不記得在興慶殿草認書了麼？」自實道：「一發好笑，某乃山東鄙人，布衣賤士，生世四十，目不知書，連京裡多不曾認得，曉得甚麼興慶殿草甚麼認書？」道士道：「可憐可憐，人生換了皮囊，便爲嗜慾所汨。」

飢寒所困、把前事多忘記了、你來此間腹中已餓了、  
麼、自實道、昨晚忿恨不食、直到如今、爲尋死地到此、  
不期誤入仙境、却是腹中又餓、口中又渴、腿軟筋麻、  
當不得、暫臥于此、道士袖裡摸出大梨一顆、大棗數  
枚、與自實道、你認得這東西麼、此交梨火棗也、你喫  
了下去、不惟免了飢渴、兼可曉得過去之事、自實接  
來、手中正當飢渴之際、一口氣喫了下去、不覺精神  
爽健、瞑目一想、惺然、明悟、記得前生身爲學士、在大  
都、與慶殿側草詔、尤如昨日、一轂轆扒將起來、拜着  
道士道、多蒙仙長佳菓之味、不但解了飢渴、亦且頓

原注：清貴  
亦有罪業

今之清貴  
亦有罪業

悟前生，但前生既如此清貴，未知作何罪業，以致今生受報，弄得如此沒下稍了。道士道：你前世也無大罪，但在職之時，自恃文學高強，忽畧後進之人，不肯加意汲引，故今世罰你愚懵不通文義，又妄自尊大，拒絕交游，毫無情面，故今世罰你漂泊，投人不着，這也是一還一報。天道再不差的，今因你一念之善，故有分到此福地，與吾相遇，救你一命。道士因與自實說世間許多因果之事，某人是善人，該得好報，某人是惡人，該得惡報，某人乃是無厭鬼，王出世，地下有十个爐，替他鑄橫財，故在世貪饕不止，賄賂公行，他

日福滿當受幽囚之禍。其人乃多殺鬼王出世。有陰  
兵五百。多是銅頭鐵額的。跟隨左右。助其行虐。故在  
世。殺害良民。不戢軍士。他日命衰。當受割截之殃。其  
餘凡貪官污吏。富室豪民。及矯情干譽。欺世盜名。種  
種之人。無不隨業得報。一一不爽。自實見說得這等  
利害明白。打動了心中事。遂問道。假似繆千戶欺心  
混賴。負我多金。反致得無聊如此。他日豈無報應。道  
士道。足下不必怪他。他乃是王將軍的庫子。財物不  
是他的。他豈得妄動耶。自實道。見今他享榮華。我受  
貧苦。眼前怎麼當得。道士道。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地

方將有兵戈大亂，不是這光景了，你快擇善地而居，免受池魚之禍。自實道在下愚昧，不識何處可以躲避。道士道：福寧可居，且那邊所在與你畧有緣分，可償得你前日好意貸人之物，不必想繆家還了。此皆子善念所至也。今到此已久，家人懸望，只索回去罷。自實道起初自井中下來，行了許多暗路，今不能重記，就尋着了舊路，也上去不得，如何歸去？道士道：此間別有一徑可以出外，不必從舊路了。因指點山後一條路徑，叫自實從此而行。自實再拜稱謝，道士自轉身去了。自實依着所指之徑，行不多時，見一个

口走將出來，另有天日，急回頭認時，穴已不見。自實望去百步之外，遠遠有人行走，奔將去問路。元來即是福州城外，遂急急跑回家來。家人見了，又驚又喜道：「那兒去了這幾日？」自實道：「我今日去，就是今日來，這麼說幾日。」家人道：「今日是初十了，自那日初一出門，到曉不見回來，只道在軒轅翁菴裡，及至去問時，却又說不曾來，只疑心是有甚麼山高水低。」軒轅翁說：「你家主人還有後祿，定無他事，所以多勉強寬解。這幾日杳然無信，未免慌張，幸得來家，却好了。」自實把懊恨投井，誰知無水不灰，却遇見道士，奇奇怪怪。

至此方以  
為仙自竟  
與仙相

讀者不遇  
遇者不識  
天下之事  
無事如此

許多說話說了一遍道，聞得仙家日月長，今吾在井  
裡只得一晌，世上却有十日，這道士多分是仙人，他  
的說話必定有准，我們依言，搬在福寧去罷，不要戀  
戀繆家的東西，不得到手，反為所誤了，一面叫家人  
收拾起來，打點上路，自實走到軒轅翁菴中，別他一  
別，說遷去之意，軒轅翁問為何發此念頭，自實把井  
中之事說了一遍，軒轅翁跌足道，可惜足下不認得  
人，這道士乃芙蓉真人也，我修煉了一世，不能相遇，  
豈知足下當面錯過，仙家之言，不可有違，足下遷去  
為上，老漢也自到山中去了，若住在此地，必為亂兵



所殺自實別了回來，一徑領了妻子，同到福寧。此時天下擾亂，賦役煩重，地方多有逃亡之屋。自實走去尋得幾間，可以收拾得起的房子，并登瓦礫，將就修葺來住。揮鋤之際，鏗然有聲，掘將下去，却是石板一塊，撥將開來，中有藏金數十錠。合家見了，不勝之喜。恐怕有人看見，連忙收拾在箱匣中了。自實道：井中道士所言，此間與吾有些緣分，可還所貸銀兩，正謂此也。將米秤一秤，果是三百金之數，不多不少。自實道：井中人果是仙人，在此住料然不妨。從此安頓了老小衣食，也充足了些，不愁凍餒，放心安居。後來張

惟有百言  
秤亦不必

士誠大軍臨福州陳平章遭擄一應官吏多被誅戮  
纒千戶一家被王將軍所殺盡有其家資自實在福  
寧竟得無事算來恰恰三年道士之言無一不驗可  
見財物有定數他人東西強要不得的爲人一念善  
惡之報一些不差的有詩爲證

一念起時神鬼至  
何況前生夙世緣  
方知富室多慳吝  
只爲他人守業錢

一刻伯案驚奇卷之二十四終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五

徐茶酒乘闌劫新人，鄭蕊珠鳴冤完舊案。

詞云

瑞氣籠清曉，捲珠簾，次第笙歌，一時齊奏，無限神  
仙離蓬島，鳳駕鸞車初到，見擁個仙娥窈窕，玉環  
玎璫，風縹緲，望嬌姿一似垂楊裊，天上有，世間少。  
○劉郎正是當年少，更那堪天教付與，最多才貌，  
玉樹瓊枝相映耀，誰與安排忒好，有多少風流歡  
笑，直待來春成名了，馬如龍綠綬欺芳草，同富貴，  
又偕老。

這首詞名賀新郎，乃是宋時辛稼軒爲人家新婚吉  
席而作，天下喜事，先說洞房花燭夜，最爲熱鬧，因是  
這熱鬧就有趁哄打劫的了，吳典安吉州富家新婚，  
當夜有一個做賊的，趁着人維持節，溜將進去，伏在  
新郎的床底下了，打點人靜後，出來捲取東西，怎當  
這人家新房裏頭，一夜停火到天明，床上新郎那嬌  
雲雨歡濃了一會，枕邊切切私語，你問我答，煩瑣不  
休，說得高興，又弄起那話兒來，不十分有睡，那賊躲  
在床下，只是聽得肉麻不過，却是不曾靜悄，又且燈  
火明亮，氣也喘不得一口，何況脫身出來做手脚，只

心伏着不動，水火急時，直等日間，床上無人時，  
節就床下暗角中撒放。如此三日夜，畢竟下不得手，  
肚中餓得難堪，頓不得死活，聽得人聲畧定，拚着命，  
魑魅走出，要尋路逃去，火影下早被主家守宿人瞧  
見，叫一聲有賊，前後人多扒起來，拿住了。先是一頓  
拳頭，脚尖將纜網着，整箇天明送官。賊人哀告道：小  
人其實不曾偷得一毫物事，便做道不該進來，適間  
這一頓臭打也折算得過了，千萬免小人到官，放了  
出去。小人自有報效之處。主翁道：誰要你報效？你每  
這樣歹人，只是送到官打死了，撻乾淨。賊人道：官

見、在、文、用、

不肯饒我，我到官自有說話。你每不要懊悔。主翁見他說得極強，更加可恨。又打了幾個巴掌。綱到次日，申破了地方，一同送到縣裡去。縣官審問時，正是賊有賊智，那賊人不慌不忙的道：老爺詳察，小人不是個賊，不要屈了小人。縣官道：不是賊，是甚麼人，躲在人家的床下？賊人道：小人是個醫人，只爲這家新婦從小有個暗疾，舉發之時，疼痛難當，惟有小人醫得，必要親手調治，所以一時也離不得小人。今新婚之夜，只怕舊疾舉發，暗約小人隨在房中防備用藥。故此躲在床下。這家人不認得當賊拿了。縣官道：那有

謀其去矣

上言那人道新婦乳名瑞姑他家父親寵了妾生子  
女不十分照管他母親與他一路最是愛惜所以有  
了暗疾時常叫小人私下醫治今若叫他到官自然  
認得小人纔曉得不是賊知縣見他丁一確二說着  
有些信將起來道果有這等事不要冤屈了平人而  
今只提這新婦當堂一認就是了元來這賊躲在床  
下這三夜備細聽見床上的說話新婦果然有些心  
腹之疾家裏常醫的因告訴丈夫被賊人記在肚裏  
恨這家不饒他當官如此攀出來不惟可以遮飾自  
家的罪亦且可以弄他新婦到官出他家的醜這是

原自易破  
富家翁自  
乏智耳

那賊人憊賴之處，那曉縣官竟自被他哄了，果然提將新婦起來，富家主翁急了，負極去求免新婦出官。縣官那里肯聽，富家翁又告情愿不究賊人罷了。縣官大怒道：告別人做賊，也是你及至要个証見，就說情願不究，可知是誣賴平人爲盜。若不放新婦出來，實對必要問你評告。富家翁計無所出，方悔道：早知如此，放了這猾賊也罷。而今反受他累了。衙門中一個老吏見這富家翁徬徨問知其故，便道：要破此猾賊也不難，只要重重謝我，我去稟明了，有方法叫他伏罪。富家翁許了謝禮十兩，老吏去稟縣官道：這家



新婦初過門，若出來與賊盜同務公庭，耻辱極矣。老爺還該借其體面，縣官道若不出來，怎知賊的直做。老吏道：吏典到有一個愚見，想這賊潛藏內室，必然不曾認得這婦人的，他却混賴其婦有約，而今不必其婦到官，密地另使一個婦人代了，與他相對，他認不出來，其誣立見，既可以辨賊，又可以周全這家了。縣官點頭道：說得有理，就叫吏典悄悄地去喚一娼婦，打扮了良家，包頭素衣，當賊人面前帶上堂來，高聲稟道：其家新婦瑞姑，挈到賊人，不知是假，連聲叫道：瑞姑瑞姑，你約我到房中治病的，怎麼你公公家裏

牽住我做賊送官，你就不說一聲。縣官道：你可認得正是瑞姑了麼？賊人道：怎麼不認得？從小認得的。縣官大嘆道：有這樣奸詐賊人，險些被你哄了。元來你不曾認得瑞姑，怎賴道是他約你醫病？這是个娼妓，你認得真了麼？賊人對口無言。縣官喝叫用刑。賊人方纔訴說不曾偷得一件，乞求減罪。縣官打了一頓大板，枷號示衆。因爲無耻，恕其徒罪。富家翁新婦，方纔得免出官。這也是新婚人家一場大笑話。先說此一段，做个笑本。小子的正話，也說着一个新婚人家，弄出好些沒頭的官司。直到後來，方得明白。

本為花燭喜筵

弄作是非苦海

不因天網恢恢

啞迷何時得解

却說直隸蘇州府嘉定縣，有一人家姓鄭，也是經紀行中人，家事不為甚大，生有一女，小名蓋珠，這倒是一個絕世佳人，真個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許下本縣一個民家，姓謝，是謝三郎，還未曾過門，這本月裡揀定了吉日，謝家要來取去，三日之前，蓋珠要整容開面，鄭家老兒去喚整容匠，元來嘉定風俗，小戶人家，女人篦頭剃臉，多用着男人，其時有一個後生，姓徐名達，平時最是不守本分，心性奸巧好淫，

專一打聽人家女子那家生得好那家生得醜因爲  
要像心看着內眷特特去學了那擲工生活得以邁  
入內室又去做那婚筵茶酒得以窺看新人如何叫  
得茶酒即是那邊債相之名因爲替禮時節在倚高  
聲請茶請酒多是他口裏說的所以如此稱呼這兩  
項生意多倚着女人行止他使一身兼做了比時鄰  
家就叫他與女兒蓋珠開面徐達帶了篋頭家火一  
徑到鄭家內裏來並珠做女兒特節徐達未曾見一  
面而今却叫他整容煞是看得親切徐達一頭動手  
一頭觀玩身子如雪鋪子向火看看軟起來那話兒

如、嘆、石、髓、的、海、燕、看、看、硬、起、來、可、惜、碍、着、前、後、有、人、恨、不、就、勢、一、把、抱、住、弄、他、一、會、鄭、老、兒、在、傍、看、見、樣、樣、識、破、他、有、些、輕、薄、意、思、等、他、用、手、一、完、急、打、發、他、出、到、外、邊、來、了、徐、達、看、得、渾、身、似、火、背、地、裏、手、銜、也、不、知、放、了、幾、遭、心、裏、掉、不、下、曉、得、嫁、去、謝、家、就、設、法、到、謝、家、包、做、了、吉、日、的、茶、酒、到、得、那、日、鄭、老、兒、親、送、女、兒、過、門、只、見、出、來、迎、接、的、賓、相、就、是、前、日、的、衙、工、徐、達、心、下、一、轉、道、元、來、他、又、在、此、比、至、新、人、出、轎、行、起、禮、來、徐、達、沒、眼、看、得、一、心、只、在、新、娘、子、身、上、口、裏、哩、噠、囉、噠、把、禮、數、多、七、顛、入、倒、起、來、但、見

東西錯認左右亂行信口稱呼親翁忽爲親媽無心贊唱該拜反做該典見過泰山又請岳翁受禮參完堂上還叫父母升廳不言嘈嚷郎君只是會看新婦

徐達亂嘈嘈的看過了許多禮數新娘子花燭已進了房中算是完了只要款待這親喫喜酒這謝家民戶人家沒甚人力謝翁與謝三郎只好陪客在外邊裡頭媽媽率了一二個養娘親自廚房整酒有個把當直的搬東搬西手忙腳亂常是來不迭的徐達相禮到客人坐定了席正要請湯請酒是件贊唱多

見了他，兩三次湯送到，只得主人自家請過喫了。將至終席，方見徐達慌慌張張在後面走出來，囁了兩句，比至酒散，謝翁見茶酒如此，忝前失後，心中不喜，要叫他來埋怨幾句，早又不見當值的道：「方纔往前面去了。」謝翁道：「怎麼尋了這慌不曉事的，如此淘氣。」親家翁不等茶酒來贊禮，自起身謝了酒，謝三郎走進新房，不見新娘子在內，疑他床上睡了，揭帳一看，仍然是張空床，前後照着，竟不見影。跑至廚房問人時，廚房中人多嚷道：「我們多只在這裡。」檢拾新娘子花燭過了，自坐房中，怎麼倒來問我們。」三郎叫

了當直的，後來各處找尋，到後門一看，門又關得好好的，走出堂前，說了合家驚惶，當直的道：「這茶酒一向不是個好人，方纔喝禮時節，看他沒心沒想，兩眼只看着新人，又兩次不見了他，而今竟不知那裏去了，莫不是他有甚麼奸計，藏過了新人麼？」鄭老兒道：「這個茶酒，元不是好人，小女前日開面也是他，因見他輕薄態度，正心裡怪恨，不想它上茶酒也用着他，鄭家隨來的僕人也說道：「他元是個游嘴光棍，這鑽頭贊禮，多是近新來學了，攛哄過日子的，畢竟他有緣故，去還不遠，我們追去，謝家當直的道：「他要內



裏拐出新人，必在後門出後巷裡去了。方纔後門關，  
妳必是他復身轉來關了，使人不疑。所以又到堂前  
衍這一回，必定從前面轉至後巷去了。故此這會不  
見是他無疑。此時是新婚人家，簞子火把，多有在家  
裡，就每人點着一根，兩家僕人與同家主，共是十來  
個，開了後門，多望後巷裡趕來。元來謝家這條後門  
路，是一個直巷，也無彎曲，也無傍路。火把照起明亮，  
猶同白日，一望去多是看見的。遠遠見有兩三個人，  
走前頭，差一段路，去了兩個。後邊有一個，還在那里，  
疾忙趕上，擎住火把一照，正是徐茶酒，問道：你爲何

在這里徐達道我有些小事等不得酒散我要回去  
衆人道你要回去直不得對本家說聲況且好一個  
不見了你還在這裡行走豈是回去的你好好說揚  
將新娘子那裏去了徐達支吾道新娘子在你家裡  
豈是我掌禮人包管的衆人打的打推的推喝道且  
拿這游嚙光棍到家裡拷問他出來一羣人擁着徐  
達到了家裡兩家親翁一同新郎各各盤問徐達只  
推不知一齊道這樣頑皮賴骨私下問他如何肯說  
挪他在柱上待天明送到官去難道當官也賴得道  
把徐達做一團網住只等天明此時第一個是謝五

郎捐與了。

不能勾握雨携雲，整備着鼠牙雀角，  
喜筵前枉喚新郎，洞房中依然獨覺。

衆人鬧鬧嚷嚷，簇擁着徐達，也有嚇他的，也有勸他的，一夜何曾得睡。徐達只不肯說，須臾天已大明，謝家父子教衆人帶了徐達，寫了一紙狀詞，到縣堂上告准，面稟其故。知縣驚異道：世間有此事，遂喚徐達問道：你拐的鄭蓋珠那里去了？徐達道：小人是婚筵的茶酒，只當得行禮的事，怎曉得新人的去向。謝公就把他不辭而去，在後巷趕着之事，說于公通知縣。

喝叫用刑起來。徐達雖然氣是游花无棍，本是柔脆的人，熬不起刑。初時支吾兩句，看看當不得了，只得招道：小人因爲關面時，見他美悅，就起了不良之心，曉得嫁與謝家，謀做了婚筵茶酒，預先約會了兩個同伴，埋伏在後門了。趁他行禮已完，外邊只要上席，小人在裡面一看，只見新人獨坐在房中，小人哄他還要行禮，新人聽了，小人走出，新人却不認得路，被小人引他到了後門，就把新人推與門外二人，新人正待叫喊，却被小人關好了後門，望前邊來了，仍舊從前邊抄至後巷，趕着二人，正要奔脫，看見後面火把

明亮知是有人起來，那兩個人，顧不得小人，竟自飛  
跑去了。小人有這個新人在旁，動止不得，恰好路邊  
有個枯井，一時慌了，只得抱住了他，擲了下去。却  
被他們趕着，拿了送官。這新人現在井中，只此是實。  
縣道：你在他家時，為何不說？徐達道：遠打點遮掩得  
過取他出井來受用，而今熬刑不起，只得實說了。知  
縣寫了口詞，就差一個公人，押了徐達，與同兩鄭兩  
家人，快到井邊來，勸實回話。一行人到了井邊，鄭老  
兒先去望一望，井底下黑洞洞，不見有甚聲響，疑心  
女兒此時畢竟死了。扯着徐達，很打了幾下道：你害

我女兒成了，怕不償命，衆人勸住道：且撈了起來，不要廝亂，自有官法處他。鄭老兒心裏又慌又慢，且把徐達咬住一塊肉，不肯放。徐達殺猪也似叫喊。這邊謝公叫人停當了竹兜繩索，一面下井去救人，一個膽大些的家人，紮縛好了，挂將下去，井中無水，用手一摸，果然一個人蹲倒在裡面，推一推看，已是不動的了。抱將來放在兜中，吊將上去。衆人一看，那里是甚麼新奴子，却是一個大鬍鬚的男子，鮮血模糊，跌多打開的了。衆人多喫了一驚。鄭老兒將徐達又是，一巴掌道：這是怎麼說。連徐達看見也嚇得呆了。謝

道、這又是甚麼蹊蹺的事、對了井中、問下邊的人、道、裡頭還有人麼、井裏應道、並無甚麼了、接了我上去、隨即放繩下去、接了那個人上來、一齊問道、井中還有甚麼、家人道、止有些石塊在內、是一個乾枯的井、方纔黑洞洞地摸起來的人、不知死活、可正是新娘子麼、衆人道、是一個死了的鬍子、那里是新人、你看麼、押差公人道、不要烏亂了、回覆官人去、還在這個人娘的身上、尋究新人下落、鄭謝兩老兒多道、說得是、就叫地方人、看了尸首、一同公人去稟白縣官、知縣問徐達道、你說把鄭蔬珠推在井中、而今井

中却是一個男屍，且說鄭蕊珠那里去了，連尸是那里來的，徐達道：小人只見後邊趕來，把新人攬下井裡是實，而今却是一個男尸，連小人也猜不出了，知縣道：你起初約會這兩個同伴，叫做甚麼名字，必是這二人的緣故了，徐達道：一個張寅，一個李卯，知縣寫了名字住趾，就差人去拏來，囊中捉鱉，立時拿到，每人一夾棍，只招得道徐達相約後門等待，後見他推出新人來，負了就走，徐達在後趕來，正要同去，望見後面火把齊明，喊聲大震，我們兩個膽怯了，把新人掉與徐達，只是拚命走脫了，已後的事，一些也不



又對着徐達道、你當時將的新人那里去了、怎不送了出來、要我們替你喫苦、徐達對口無言、知縣攔着徐達道、還只是你這奴才好巧、喝叫再來、徐達只喊得是、小人該死、說來說去、只說到推在井中、便再說不去了、知縣便叫鄭謝兩家父親、與同媒妁人等、又拘齊兩家左右鄰里、備細訪問、多只是一般不知情、沒有甚麼別話、也沒有一个認得這尸首的、知縣出了一張榜文、召取尸親家屬認領埋葬、也不曾有一个說起的、鄭謝兩家自備了賞錢、知縣又替他寫了榜文、訪取鄭陸陸、下落、也沒有一个人曉得。

影響的知縣斷決不關，只把徐達收在監中。五員

比謝三郎苦毒，時時催索。縣官凡為官者，須如此耳沒法，只得做他不發。

也不知打了多多少少。徐達起初一搭做差了事，到

此不知些頭腦，教他也無奈何，只好巴過五日。與這

番痛棒，也沒个打聽的去處，也沒个結句的法兒。真

正是沒頭的公事，表過不提。再說鄭蕙，那晚被徐

達拐至後門，推與二人，便見把後門關了。方曉得是

歹人的做作，欲待叫看本家人，自是新來的媳婦，不

曾知道一个名姓，一搭問不出來，亦且門已關了，便

口裏喊得兩句不好了，也沒人聽得。那些後生背負

着只是走、心裡正慌、只見後面趕來兩個人撒在地、下竟自去了、那個徐達一把抱來丟在井裡、井裡無水、又不甚深、只跌得一下、毫無傷損、聽見上面衆人喧嚷、曉得是自己家人、又火把齊明、哭得井裡也有光、鄭蓋珠負極叫喊救人、怎當得上邊人拏住徐達、此你長我短、嚷得一個不耐煩、婦人聲音終久嬌細、又在井裡、那個聽見多揪攏着徐達、此嗚嗚喝喝一路去了、鄭蓋珠聽得人聲漸遠、只叫得苦、大聲啼哭、看看天色明亮、蓋珠想道、此時上邊未必無人走動、高叫兩聲救人、又大哭兩聲、果然驚動了上邊兩個人、只

因這兩個人走將來，有分教：

黃塵行客，翻爲墜井之魂；綠髮新人，竟作畫廊之婦。

說那兩個人，是河南開封府杞縣客商，一個是錢麻，一個是錢巴，合了本錢，同到蘇公做買賣，得了重利，正要回去，偶然在此經過，聞得啼哭喊叫之聲，趕在井中出來，兩個多走到井邊，望下一看，此時天光，照下去，隱隱見是個女人，問道：你是甚麼人，在這裡頭？下邊道：我是此間人家新婦，被強盜劫來，丟在此時，快快救我出來，到家自有重酬。兩人聽得，自商量道：

從來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况是个女人，怎麼能勾出來，没人救他，必定是死。我每撞着，也是有緣。行囊中有長繩，我每墜下去，救了他起來。趙申道：「我這撒些等我下去。」錢已道：「我身子空，果然下去不得。」我只在上邊吊着繩頭，用些空氣力罷。也是趙申悔氣到了，見是女子，高興之甚，拉拳裸袖，把繩縛在腰間，雙手吊着繩，錢已一脚踏着繩頭，雙手提着繩，一步步放將下去。到了下邊，見是没水的，他就不慌不忙，對鄭蓋珠道：「我救你則个。」鄭蓋珠道：「多謝大恩。」趙申就把身上繩頭解下來，將鄭蓋珠腰間如法縛了。道

你不要怕，只把雙手吊着繩，上邊自提你上去，縛得牢，不掉落來的，快上去了，把繩來吊我，鄭蓋珠已不得出來，放着膽，吊了繩，上邊錢已見繩急了，覺得有人，吊着儘氣力，一扯一扯的，吊出井來，錢已擡眼一看，却是一個艷粧的女子。

雖然髮亂釵橫，却是天姿國色，  
猛地井裡現身，疑是龍宮捨得。

大凡人不可有私心，私心一起，就要貽誤，沒天理的勾當來，起初錢已與趙申商量救人，本是好念頭，一下子救將起來，見是個美貌女子，就起了打偏手之

老子不見可欲，自足妙理。

心思量道、他若起來、必要與我爭、不能勾獨享、況且他囊中本錢儘多、而今生歿之權、捺在我手、我不放他起來、這女子與囊橐、多是我的了、反念正起、聽得井底下大叫道、怎不把繩下來、錢已發一個狠道、結果了他罷、在井傍、撥起一塊大石頭來、丟着井中、叫聲下去、可憐趙申、眼盼盼、望着上邊、放繩下來、豈知是塊石頭、不曾提防的、回避不及、打着腦蓋骨、立時粉碎、嗚呼哀哉了、鄭蓮珠在井中出來、見了天日、方抖搜衣服、畧定得性、只見錢已如此、做作、驚得魂不附體、口裡只念阿彌陀佛、錢已道、你不要慌、此是我

仇人故此喚他下去，結果了他性命。鄭葦珠心裡道：「是你的仇人，豈知是我的恩人，也不敢說出來。只求送在家裡去。」錢已道：「好自在話，我特特在井裡救你出來，是我的人了，我怎肯送還你家去？我是河南關封富家，你到我家裡，就做我家主婆，享用富貴了。快隨我走。」鄭葦珠昏天暗地，不認得這條路是那里，離家裡是近是遠，又沒個認得的人在傍邊，心中沒个寸見。錢已催促他走，勸道：「你若不隨我，仍舊攔你在井中，一石頭打成了你。」見方纔那個人麼？鄭葦珠懼怕，思量無計，只得隨他去。正是：



纔脫風狂子

又逢輕薄兒

情知不是伴

事急且相隨

錢已一路分付鄭蓋珠，教道他到家見了家人，只說蘇州討來的，有人來問趙申時，只回他還在蘇州就是了。不多幾日，到了開封杞縣，進了錢已家裡，誰知錢已家中，還有一個妻子萬氏，小名叫做虫兒，其人很毒的甚。一見鄭蓋珠，就放出手段來，無所不至，擺佈他將他頭上手篩，身上衣服盡多奪下，只許他穿着布衣服，打水做飯。一應相使生活，要他一身支當，一件不到。大棒打來，鄭蓋珠道：「我又不是嫁你家的。」

你家又不曾出銀子討我的平白地強我來，怎如此毒打得我。那个萬虫兒，那里聽你分訴，也不問着毒打的心，一味喫醋，蠻打罷了。萬虫兒，一向做人惡劣，是隣里婦人，沒一个不相罵斷的。有一个隣媽看見他如此毒打鄭蕊珠，心中常抱不平，忽聽見鄭蕊珠口中如此說話，心裏道：又不嫁，又不討，莫不是苦求的，做這樣陰險事，坑着人家兒女。把這話留在心上一口錢，已出到外邊去了。鄭蕊珠打水走到隣媽家，借水桶，隣媽留他坐着，問道：看娘子是好人家出身，爲何宅上爹娘，肯遠嫁到此，喫這般

磨折鄭蓋珠哭道：「那里是爹娘嫁我來的。」鄰媽道：「這等怎得到此？」鄭蓋珠把身許謝家初婚之夜被人拐出，拋在井中之事說了一遍。鄰媽道：「這等是錢家在井中救出了你，你隨他的了。」鄭蓋珠道：「那里是其時還有一個人下井親身救我起來的。」這個人好苦，指望我出井之後，就將繩接他，誰知錢家那廝狠毒，就把一塊大石頭丟下去，打斃了那人，拉了我就走。我後轉一來認不得家裡，二來怕他那殺人手段，三來他說道到家就做家主婆，豈知墮落在此，受這樣磨折。」鄰媽道：「當初你家的與前村趙家一同出去爲商，

今趙家不回來，前日來問你家時，說道還在蘇州他家信了，快小娘子說起來，那下井救你喫打瘋的，必是趙家了。小娘子何不把此情當官告明了，少不得牒送你回去，可不免受此間之苦。比上不知事鄭蕊珠道：只怕我既受罪時跟人來了，也要問罪。鄭媽道：你是婦人家，被人迫誘，有何可罪？我如今替你把此情先對趙家說了，趙家必定告狀，再與你寫一張首狀，當官遞去，你只要實說包你。此一罪也沒有，且得還鄉見父母了。鄭蕊珠道：若得如此，重見天日了，討較已定，隣媽一面去與趙家說了，趙家赴縣理告，這邊鄭蕊珠也拿首狀到

官犯縣知縣問了鄭蓋珠口詞，即時差捕錢已到官。錢已欲待支吾，却被鄭蓋珠是長是短，一口證定。錢已抵賴不去，恨恨的向鄭蓋珠道：我救了你，你倒害我。鄭蓋珠道：那个救我的，你怎麼打殺了他。錢已無言。趙家又來求判填命，知縣道：殺人情真，但皆係口詞。屍首未見，這里成不得獄。這是嘉定縣地方做的事。鄭蓋珠又是嘉定縣人，屍首也在嘉定縣。我這里只錄口詞成招，為一行人連文卷押解到嘉定縣。結案就是了。當下先將錢已打了三十大板，收在牢中。

鄭蓋珠召保，就是隣媽替他遞了保狀，且喜與那个

惡婦萬虫兒不相見了。把縣一面查成文卷，食了最解把一千人多解到蘇州府嘉定縣來。是日正逢五日比較之期，嘉定知縣帶出監犯徐達，恰好在那裏比較開封府杞縣的差人投了文當堂，將那解批上姓名逐一點過，叫到鄭蓋珠。蓋珠答應，徐達擡頭一看，却正是這今失去的鄭蓋珠。是開面時認得親切的，大叫道：「這正是我的冤家，我不知爲你打了多少，你却在那里來，莫不是鬼麼？」知縣看見，問徐達道：「你爲甚認得那婦人？」徐達道：「這今正是井裡失去的，新人，不消比較小人了。」知縣也駭然道：「有這等事，喚鄭

縣又把來文逐一細閱，鄭蕊珠照前事細說了一遍，知  
申被錢已所殺，遂吊取趙甲屍首，令仵作人簡驗得  
頭骨碎裂，係是生前被石塊打傷身死，將錢已問成  
死罪，抵趙申之命。徐達揚揚，雖事不成，禍端所自，問  
三年滿徒，張寅李邦各不應杖罪。鄭蕊珠所遭不幸，  
免科給還原夫謝三郎完配，趙甲屍骨家屬領埋，係  
隔省埋訖，釋放寧家，知縣發落已畢，笑道：「若非那邊  
弄出解這兩個個人來，這件未完何時了結也。」嘉定一  
縣傳爲新聞，可笑謝三郎好端端的，疑嫌直到這日。

二刻拍案驚奇卷二十五終  
方得到手，已是个弄殘的了。又爲這事壞了兩條性命。其禍皆在男人開面上起的。所以內外之隙不可不嚴也。

男子何當整女容，  
致令惡少起頑克。  
今朝試看含香蕊，  
已動當年函谷卦。